

我登玉山第一峰 (上)

● 楊森原著 · 王成聖校訂

八五之齡攀登玉山

我於民國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）八月中旬，完成登臨玉山頂峯的願望，我自己總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承蒙新聞界朋友們的厚愛，認為像我的年齡還能攀登玉山之巔的實在不多，於是將我登山的事，當成新聞來發布。

海內外許多朋友來信詢問我登玉山的經過，我因事忙，無法一一詳細作答，今特將我登玉山的經過撰成回憶文字並附照片，在中外雜誌發表，敬請讀者指教，兼代替我給許多朋友的覆信。

民國二十四年，我五十四歲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，追擊自江西突圍，游擊貴州、雲南，進抵川康邊境的朱毛共軍，將朱德逐出四川懋功城，繼向夾金

山一帶掃蕩。

夾金山主峯海拔七千多公尺，山高林密，虎吼熊咆，飲食兩缺，積雪蔽道，當時我曾身先士卒，攀援峯頂。那一夜，架起帳篷宿營，翌晨醒來，發現死了十幾位官兵，既無病狀，遺容亦頗安詳。後來方始知道，山頂空氣過於稀薄，肺活量小些的人，難免窒息而亡。

玉山標高三千九百九十七公尺，夙稱東南亞第一高峯，即在國內名山大嶺，它也要是算名列前茅。

我國古天子巡狩之境，號稱五嶽，其中我曾上過東嶽泰山，一五四二公尺；南嶽衡山，只有九百公尺。此外北嶽恆山，二二一九公尺，西嶽華山，二二〇〇公尺，中嶽嵩山，二千公尺。比起玉山，相差甚遠。而世界第一高峯喜馬拉雅山的聖母

峯，高度是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，較我從前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夾金山，高度已很近。

因此，我以八五之齡，決心攀援玉山之巔，在啓程前，我的心情相當輕鬆，當我獲悉玉山最險峻的一段，自東埔到排雲山莊，再到玉山頂端，路程不過一、二十公里，我便會掉以輕心的說：

「這一點點山路，認真走不過去，就是手足並用爬起來，我也可以爬得過。」

八月初，和朋友們談起攀登玉山的計劃，自願參加者，極為踴躍。八月十三，臨動身那天，與我同行的，就祇有國大代表王聯奎和桃園縣主任秘書李樹猷。聯奎比我小二十歲，來臺後還罹染了風濕病，他和我過從二、三十年，我任貴州省主席，他擔任過縣長、省府總務長，共軍入川

，我臨危受命，衛戍重慶，綏靖四川、陝西、甘肅，聯奎相隨終始，艱辛備嘗。李樹猷湖南人，武漢大學畢業，文人出身，卻和軍人一樣勇健，隨我行軍，一些參謀要騎馬，他則習於步行，草擬文告頒發命令，他的筆下又快又好，在桃園天天打網球，體格素稱強壯。

朋友進言取消壯舉

乘車抵嘉義，我們的小團體開始擴充，徵信新聞一位青年記者李南棟和臺灣日報記者鄒路，堅欲參加，隨行採訪。李記者二十多歲，上玉山應該不成問題，鄒記者稍胖，但他也勇氣勃勃，非去不可。

在嘉義，朋友們紛紛向我進忠告，以我這麼大的年紀，玉山實在去不得。他們舉了許多例子，說是攀登玉山跌死過不少人，幾年前就有一位美國農業專家，在風口墜岩，又說是前不久有某部電務人員三位，在玉山附近由於歸路斷了，活活的在山上餓死。我聞言對於他們的好意十分感激，但是我說我不走回頭路，人家已經做到的事，我再去做，這是我在做第二、第三，不稀奇。於是他們再說，以往爬上玉山的那些都是些年輕小伙子，那有八十五歲的

老者爬玉山？我聽了，但笑不答。

當晚在嘉義宿夜，天氣燠熱，夜不成眠，口占二十八字：

嘉城炎暑居不容，一路清涼入萬峯，
車掌殷勤頻報導，棹寮三見景難逢。

以上是我入山第一首詩，寫實之作。

自嘉義乘林區火車赴阿里山，雲山泱泱，林木蒼蒼，鐵路依山而築，盤旋曲折。柴油車玻窗明淨，遠眺近覽，心曠神怡。車上的服務小姐，待客懇懃，口齒便給，對於沿途風光景物，歷歷如數家珍。到樟寮小站，路勢凡三折，因此我們在車上，曾經接連三次，看見樟寮，角度不同，氣象互異，要不是車掌小姐頻頻報導，我們極可能就錯過了這難觀的奇景。

奮起湖近阿里巔，天然方竹質貞堅；
友人賜我製成杖，有助明朝上玉山。

奮起湖是一站名，抵此已近終站。這地方出產一種方竹，竹勢勁拔，質堅如鐵，在站停車的時候，當地有一位先生，知道我有玉山之行，大為感奮，特來贈予方竹手杖一根，壯我行色，盛意拳拳，使我精神一振。因而作了這入山的第二首詩。

阿里山姑娘獻花環

車抵阿里山，林管處長楊元儉所派的人前來迎接，盛意可感。楊君四川人，同鄉同宗，真是巧合。他畢業於復旦大學，一度留美，專攻林業，這次因公離山，特派林管處推廣股長江金鐵負責接待，江股長招待我們十分熱誠，知道我此來專為登玉山之巔，他也不加勸阻，只是殷殷的問我：需要林管處方面協助什麼。

我說：一切都準備好了，上山下山，預期只要一天，確實是無需打擾。

坐了半天的高山火車，我們都還不得疲倦，在阿里山新建的賓館休息了一下，便去重訪神木，並且在賓館四週走走，當時見到三千年的古木，竟被雷劈火燒，僅餘一株凋殘的遺骸，轟然危立，心想當初只要裝一具避雷針，豈不是即可免此浩劫，我為神木悲，意緒怏怏，觸景生情，口占我的入山第三首小詩。

蔥濃神木古參天，今日凋殘未忍看；
底事巨雷摧造化，人謀可避恨不先！

江金鐵有過六次入玉山的經驗，他堅持陪同我們前去。同時又給我們僱了兩名身強力壯的工友陳潛、陳其邦；當我們由阿里山再搭火車往東埔時，臨時又有兩位朋友，趕來參加我們的行列，一位姓余，

一位姓陳，介紹時江股長沒有進一步的說明，初初結識，我也不便動問他們的底細。赴東埔的車上，遇見三位阿里山的姑娘，她們的名字是侯富美、蔡秀蓉和蘇碧霞。談起天來，對於我們的登山之舉大感驚羨。她們說，她們都是當地人，可是從來

就不敢去爬玉山，抵達東埔，三位小姑娘趕忙去採集了些野花來，結成花環，誠心誠意獻給我，並且預祝我順利成功，由衷之情，溢于言表，這一個高山巔的獻花節目，使我非常高興，那些帶有荊棘的花朵，我覺得要比世界上任何奇花異卉，更值得珍貴與可愛，當時我又作了一首詩：

蜿蜒鐵路迂迴來，東埔站中宿吾儕；
鄉女同卓感盛意，山花獻我笑靨開。
這也是紀實。

東埔與阿里山相俾，黃昏時刻，漫步山徑，但見一天雲蒸霞蔚，千紫百紅，映得週圍競秀千岩，齊流萬壑，滿目光影轉換，神奇莫測；這一派瑰異詭譎的奇景，壯麗處足以懾人心魄，玄妙時使我目眩神搖，幾疑置身仙境。心想長年匿迹軟紅十丈中人，倘能睹此自然佳構，一定會說人間何來殊顏色了。

入晚，四山寂寂，夜涼如水，塵氛俗

念，豁然盡去，而清泉煮茗，甘冽入脾，野薑供餐，香甜無匹。我心裡在想，一首七絕二十八字，怎能寫盡這一夕美妙的際遇，可是吟哦半晌，終於有了：

東埔夜涼九月初，無窮景物任供求；
清泉野菜取不盡，雲海晚霞眼底收。

警佐醫官專程保護

山居之夜，閑閑，一燈如豆，友伴聚談。那兩位最後參加的余先生和陳先生，這時候才透露了身分，原來陳先生名奇源，是阿里山派出所的警佐，他暗地裡帶了槍枝，專程保護我們的，至於余先生，大

號文奎，他是一位醫官。林管處同仁看我年齡大了，唯恐我路上有個三病兩痛，特為請余醫官來隨行照料。這一份隆情盛意，著實感人，我感念之餘，再問他們：

「爲什麼你們起先不告訴我呢？」

「就怕楊將軍不贊成，」他們笑著說：「我們怕將軍說：『我不需醫藥，也不需要保護。』」

言畢一致大笑，山谷應鳴。

當夜，車站就宿，天涼，睡得十分酣沉。林管處人員細心慰貼，除了醫官警佐，還給我們準備了不少用具與食物，譬如

後來發揮莫大作用的雨衣，我們就忘記攜帶。我們自己攜來山上的行李，加上林管處的「補給」，各人手提肩負以外，另有兩大挑，陳潛、陳其邦兩位工友，挑起相當吃力。

翌晨，天高氣朗，日麗風和，大家精神抖擻，六時半整裝出發，六十五歲的王聯奎一馬當先，自東埔到玉山山頂，據說只有一、二十公里，初以爲最多有五、六小時，就可以打個來回，誰知道我們一舉腳步，才是十九小時艱難險阻行程的起點。

最初的兩三里路，地勢平坦，路面也寬，七、八個人有說有笑，走得一點也不費力。俯瞰群山，浮出雲表，白雲如濤。峯巔如島，玉山山巔一支獨秀，四週大山彷彿萬笏朝天，阿里雄渾，塔山嶺奇，東巒秀姑、關山卑南，隱約中依稀可辨。想起我們正在中央山脈的腹心地帶，雲裡遨遊，天大山小，心胸又是一壯。

雲海，白茫灰濛，霧氣水氣，浪濤翻滾，璀璨似銀。那一個個的峯頂，宛如一座座海上仙山，蓬萊幽境。這是阿里山雲海在呈現神美的極致。

正在遊目騁懷，謳歌禮讚，突然，山

窮水盡，康莊大道已經走完，一道陡坡，橫亘我前，坡勢陡峭如削，巨木森森，這一帶的原始林地，一、二十人合抱的參天古樹處處可見。我們開始爬坡，我手裡的鶴嘴杖大為幫忙，它時而支持我的體重，時而尋險探徑，為我做開路先鋒，我是軍人，兼且籍隸川北，攀高縱遠，自小便很拿手。苦了幾位經驗少些的同伴，遇到山勢險峻，風吹人搖的地方，膽怯了，祇好手腳齊來，匍匐前進。山中深谷縱橫，無路可通，便搭起一塊木板，或者一根圓木，那是不折不扣的獨木橋，兩頭搭得牢不牢，我們通不通得過？既無標誌，又乏指引，而人在橋上，正如滄海一粟，山風襲時，不免前仆後仰，往下一望，千山萬壑，如刀如鋸，一跌下去，勢將粉身碎骨。有兩位旅伴進退維谷，爽性爬下，將橋身緊抱，一寸寸的移過，姿式是否美妙，當時也顧不得了。

我見了這種情形，靈機一動，又有了
一首：

昨夜酣眠興倍賒，今朝舉步慎傾斜；
有時橋朽難容足，路隘當前用手爬。

爲什麼要說：「有時橋朽難容足？」
這也是真實情形，由東埔到山頂，沿途總

有一百多座橋，二、三十處棧道。小橋下臨深谷，其建造之簡陋與環境之險峻，真是令人嘆爲觀止，有若干座橋，當我將手杖向它一戳，立刻便穿出一個大孔，腐朽的嚴重程度，可想而知。縱使橋險，仍然要過，因為要爬玉山，就只有過險橋。

在原始森林裡行進，濃陰蔽日，幽黯如晦，那些不知生長了幾千年的古樹，清奇古怪，錯落生姿，這是在任何林區都無法見到的天然林木美景。江股長告訴我們，玉山天然林如需砍伐，必須要從阿里山修一條路上來，工程之浩大艱鉅，實難想像，可能就此永久保持舊觀，因爲政府正有建設阿里山國家公園之議。

瑰麗風光一路品題

西遊記中有豬八戒過流沙河一段，那天行程，我們卻路經一座「流石山」，流石是我所題的名字，因爲那一片斜巖寸草不生，光禿禿的岩上，卻有無數石子，大者如拳，小者如卵，像天雨花，不時紛紛的墜落。我是曾在槍林彈雨中廝殺一生的人，到還不怎麼怕。但是同行者卻很躊躇，倘若不巧，被石頭砸了一下，必定不死便傷。

通過那陣陣石雨，由於草木不生，岩間鳥道纔可承足，加以坡傾路斜，行進時整個人身子都是歪著的，唯恐一失足滾落萬丈深淵，大家都緊貼著石岩，慢慢的走，不時還要用手抓住岩罅，維持身體平衡。因此，我的手掌被銳利的岩襲，戳傷了很多處，起些小小的傷口，左手腕，也被劃了好幾道血痕。

當時，奇景確實美盡東南，不可勝收，濃翠迷天，雲海映日，松柏沖霄霄，蒼蒼莽莽。熙攘於鬧市紅塵，那想到臺灣有這般瑰麗雄偉的風光？可惜沿途都沒有地名，據說也曾有人品過十景八景，我在路上興之所至，隨口品題了若干處，準備回程之中，燒些木炭來，就在岩石上面暫時題記，豈想後來突遇颱風豪雨，這個計劃竟然無法完成。

從東埔到玉山巔，舊地名只有分山、鹿多、風口、哭坡四處。我們一路品題，新地名則有流石，景如上述。大加餐，是我們休息進食的地方。胖仙停，還有下文所記的一則笑話。枯木林，一片疏林，盡是死樹。萬古茂林，在距離排雲山莊十華里處，參天古木，無涯無際。手爬岩，便是前一首詩所稱的「路隘當前用手爬」處

此外如橋，有一橋、二橋、三橋，以至一百餘橋。泉，則甘泉一，甘泉二，順序而下，棧道與水濺，亦復如此。水濺原取名水濺洞，但有人說水濺洞是西遊記中的，援用的地方很多，不如水濺簡單明瞭，姑從眾，我將洞字去了。

古木幽翳，蒼寒入骨的大樹林裡，有時遇見巨木倒地，像座樓高，我們有人翻過去，也有人從樹底空隙，爬行一番，有時頂上忽有大水瀉來，彷彿飛瀑，一行人便急急的自瀑底衝過，而翻山越嶺，多一半是採之字形走法，人往橫裡走，走一大段，方始爬高了一兩尺，其中艱辛，卻難以盡述。以是這一、二十公里山路，不僅崎嶇嶮險，尚且寸步大意不得，一個分神

，偶或失誤，大有粉身碎骨，與草木同腐的可能。

行行重行行，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，脫口便問：「這山裡有沒有鳥獸？」

因為當時我心中在想，跑到這麼險峻難行的山裡來打獵，豈不是奇中生奇，險裡更險？

但是同行者的回答使我失望。他們說：玉山高得快要齊天了，鳥獸怎能到得了這裡？我還是有點懷疑，俄而，到一處地方，聞說地名「鹿多」，於是我說：「這就證明山中有獸，否則，這一帶何以名曰「鹿多」？」

不久，又被我首先聽到了鳥鳴，同行者告訴我，這是玉山上的一種小雀。

將近排雲山莊，臺灣日報鄒記者受體重之累，大呼走不動，我們陪他休息。爲了使大家振作精神，我說了個笑話：我遊北平西山，見路側有一涼亭，本來是叫半山亭的，不知是誰，謔而且虐，提筆在每一字旁加一邊傍，於焉半山亭便改成「胖仙停」了，自此以後，光顧胖仙停的幾乎絕無僅有，因爲誰都不願做胖仙，所以誰也不肯在半山中「停」。

笑話說完，轟「坡」大笑，鄒記者被加上了「胖仙」的綽號，但是他勇氣倍增，做了「胖仙」反而不肯停，跟隨著我們大家，一口氣爬到排雲山莊。

遙遙領先的王聯奎，早已抵達多時。
(下期續完)

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爲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爲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爲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